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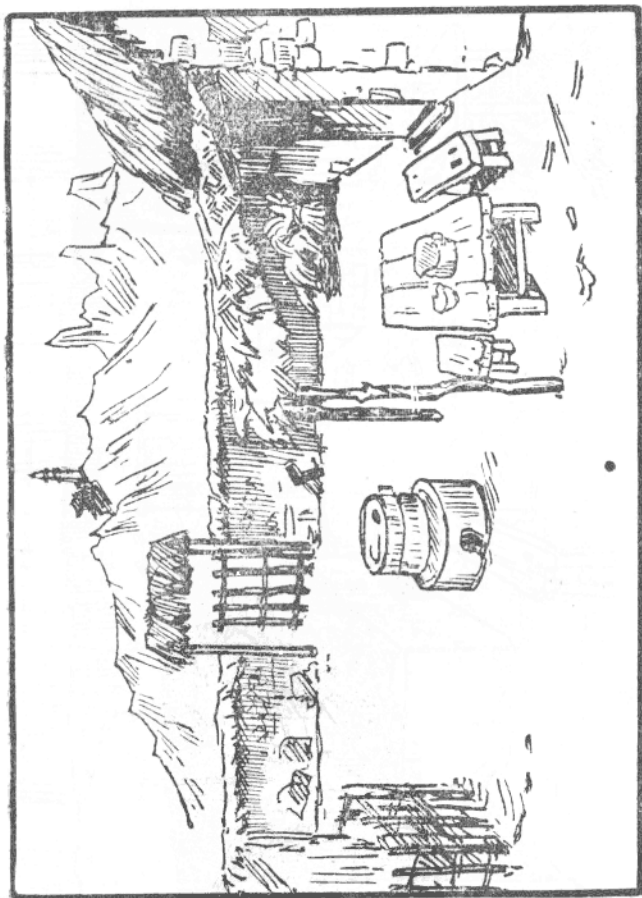
大榆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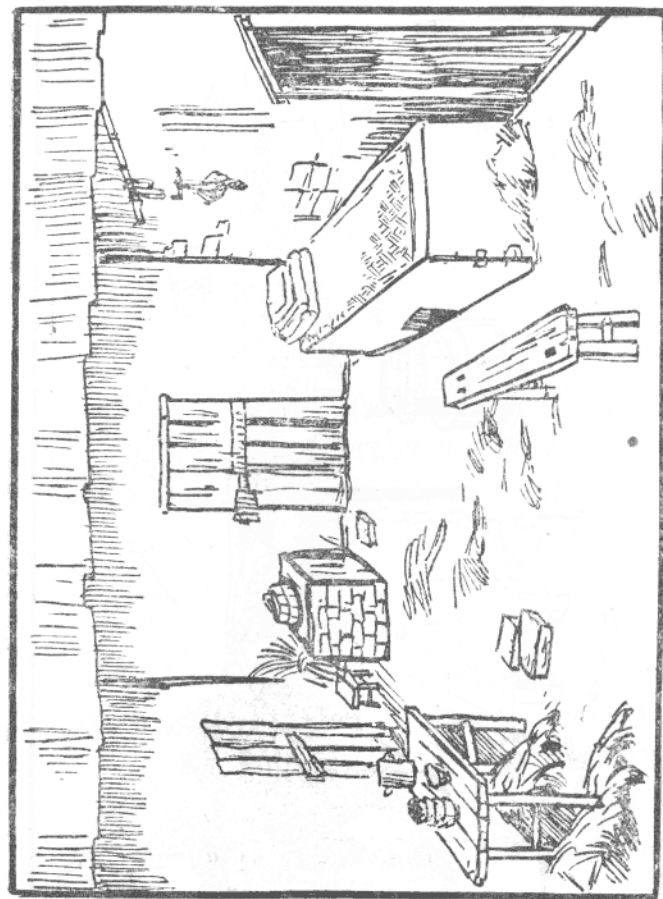
白文著



新文藝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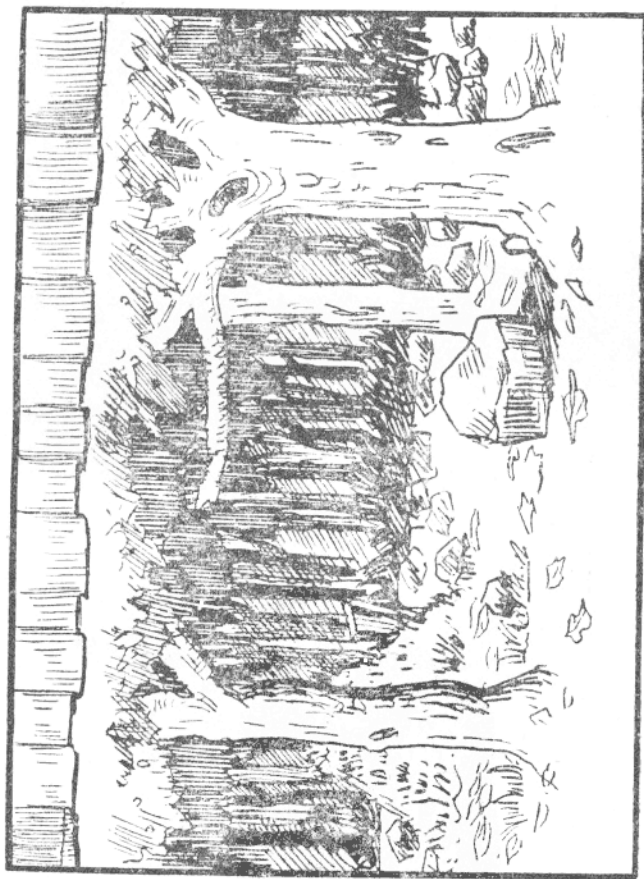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幕 陸家外院





第二幕第一、二場及第四幕 陸家屋內

第三幕 榆樹林子



第一幕

時間 一九四四年秋糧將收之時。

地點 山東五蓮山下陸家外院。

人物 陸大爺、陸大娘、陸順子、順子嫂、三妮、黑豬、陸村、王保、王春裕、張柱的娘。

舞台正面是一堵牆，由石塊及黃泥堆成，斑痕纍纍。靠左是一個柴扉，靠右是一堆枯草。舞台左側是一個矮矮的豬欄，右側是一間草屋的側面。有一個小門，門外搭着蓆棚，棚上掛着枯葉子，棚下陳設着矮桌小凳；桌上放些破碗爛罐。朝左走，台中是一個石磨，磨柄已卸下了，放在牆角。這時是秋天，新的糧食還未收割，舊的又早吃完了，人既面黃肌瘦，院子也是蕭條冷落。

在全景後面是五蓮山，奇峯怪石，黑森森地給人一種威脅的印象。在山坳中，依稀看得見一個短短的尖屋頂，那是『望海樓』。天色陰霾，越顯得陰森可怕。以後每景都如此，直到第四幕，才有改變。

幕啓時是傍晚，陸大爺已吃過晚飯，睡在屋裏咳嗽。順子嫂抱了孩子，坐在矮桌旁，喝最後一碗地瓜秧。三妮坐在她的旁邊收拾碗盞；陸大娘則蹲在豬欄旁，在弄些什麼。

外頭有人在喊：『桂兒，吃飯了。』還有人在叫豬：『鳴嚕嚕鳴嚕嚕。』

嫂（哄孩子）睡罷，別噎呼了，看山上妖怪下來吃了你，吃的格迸格迸響，那個妖怪可真厲害，頭有咱那個磨那麼大，你聽見沒有？（山上有鐘聲）咯噹！咯噹！妖精叫了。他說：『俺要吃孩子，吃那不聽說愛噎呼的孩子。』

豬 俺不睡，俺要喝糊糊湯。

嫂 乖乖的，別喊，睡覺媽疼你。

豬（固執）俺要喝糊糊湯。

嫂 睡不睡？

豬 俺要喝糊糊湯。

嫂 再要亂喊，我不砸死你！

豬（鬧）俺要喝糊糊湯嘍。

娘（這時才抬起頭來）孩子鬧餓，就給他一點罷！

嫂 再給他，他爹回來吃什麼？

娘 鍋裏還有多少了？

三 還有一碗多了。

娘 給他一小瓢罷，他爹回來，再給他燉一點。

三下。

嫂 就一斤半地瓜秧子，煮了半鍋湯，一家五六口人，大大小小，那裏夠吃？

三 （出來）就這麼一點地瓜秧子，還是俺上郭家那塊地裏挖出來的。（給豬）吃罷，吃罷！看你還鬧。

娘 （站起來）三妮，你看看屋裏窗戶台上，還有穀子種沒有？

三 不多了，爹說還要留着春天種呢！

娘 拿一把做碗糊塗給你哥吃罷！（嘆氣）這會出工山上還不一定有吃的沒吃的。

三 有吃的？有吃的也不叫『乾撥工』了。（下）

嫂 原先還有口糊塗喝，還頂個事，現在啊，不挨打就是好的。（看見娘）娘，豬也叫和尚給拉去了，你還收拾豬欄幹啥？

娘 沒有豬還有豬糞哪，現在不攢起來，看天一交春，又沒的使了。

嫂 交春交春，還不知道是個什麼天下呢！種也沒了，地也不牢靠了，前天孫大來家種的地，才要割的穀子，黃澄澄地，叫老和尚一下子連地給抽回去了，大娘閨女哭的呀……

娘 孫大來要下關東，可有這個話？

嫂 怎麼沒有？（指孩子）他爹前兩天也還噎呼着要下關東呢！

娘 可了不的！千萬別打這個主意，關外去不得，鬼子又打又殺的。再說年成也不好，就聽見這個出去那個出去，可沒有回來的呀！

嫂 他爹也就是那麼說說罷了。（抱着孩子進去）

順子上。

順 娘。

娘 （關心地）沒吃飯罷？

順 嗯。

娘 累了，坐下來罷。（順坐下）給你煮上了一點小米，再一把火就好了，裏邊還有一碗地瓜秧子，你先喝了罷。

順 我不喝！

娘 不喝，幹了一天活肚子不餓嗎？

順 不餓！

娘 別胡鬧了：有兒有女的，（見順子嫂端了地瓜秧出來）趁熱喝了罷，會餓的慌。

順 （坐了下來）餓死了倒好。

娘 怎麼回事？又挨了打了？

順 （拍桌子）他們太把人命不當回事了！

嫂 怎麼說的？

順 唐洪生完了。

娘 那個唐洪生？

順 後山崖那個頭上長瘤子的，打石頭上摔下去，活活跌死了。

娘 怎麼摔下去的？

順 怎麼摔的？還不是替和尚出工，上半山腰裏去砍柴火——就在西北角那個坳子裏，一塊石頭有十來丈高，長得怪挺的，不知怎麼，打半當中就長出一棵大松樹來，有這麼粗。老和尚一定叫砍下來，說壞了風水，不吉利。旁人沒有敢上去的，和尚要打人，唐洪生就說：『俺上去！』他花擦花擦上去了。山上頭又冷，肚裏又餓，石頭上一滑，『撲擦』一下子就往下掉……

娘、嫂 （同時）那可怎麼好？

順 當時嚇的俺全都慌了。和尚叫俺收屍，俺跟老郭爬到山溝裏一看，溝底裏全是碎石頭，一把把尖刀似的。唐洪生早腦袋開花，砸扁了。

娘 我的媽！那還能活嗎？

順 活？死了棺材都混不上！

嫂 他還有家口。

順 家口怎麼樣？哭也哭不出，他老婆他兒子，都上山跪着給老和尚磕頭，求一口棺材；叫老和尚給撿了下來，還說他家幹活的人沒了，叫陸村去抽地。

娘 阿彌陀佛，還抽人地！

順 可不是？大家看着都說不出話，我跟老郭我們兩個人，上廟裏跟和尚說了兩句，和尚就叫打！

嫂 可挨了揍了。我看你還管人家的閒事吧。

順 你管我個屁，我挨了打你又不疼！

娘 打狠了？我看看。

順 不要緊，老郭可打的不輕。

陸大爺與三妮上，三妮端着碗糊塗。

三 二哥，你喝了這糊塗吧。

順 我不喝了，（看見爺）爹。

爺 你才將怎麼說的？

順 後山崖那個唐洪生打山上摔下來跌死了。

爺 聽說棺材也沒混上？

順 ……

爺 還叫和尚抽了地？

順 連房子都不讓住了。

爺 又是智恆個孬婊子兒，和那陸村，他倆一軋夥，就沒有好事！

順 俺還挨了打。

爺 誰打的？

順 還不是智恆。

爺 我禽他個娘！這夥人現在真比皇帝還神氣了。（小孩子哭）

娘 小黑豬醒了。

嫂 俺去看看。

順 陸村還提咱欠的那個租子。

爺 年成不好，繳不上，有啥法子？陸村他家還不是種一斗收五升的。

順 和尚說，從五月到眼前，算起利來快三個月了，再不還和尚，要不答應了。

爺 不繳又怎的，大不了，退咱地罷。

娘 別說這個話，抽了地咱吃什麼？

爺 俺要飯也不能受這口氣。

順 看看王大叔可有法子罷？

爺 他也是窮莊戶，有那個心，就是沒有那個力呀。

娘 三妮，去看你王大叔可在家，說你爹找他說說。

三下。

爺 窮幫窮，不中用，找也是白找。

娘 順子，你怎麼不求陸村想想法子？

順 他還打人哩，他一心向着和尚，他會替咱想辦法！

爺 這個龜孫他是喝水忘了瓢，出芽忘了根，他愛當姓陸的，愛做和尚的『家人』，也由他去，人要個面子，樹要個皮，俺可瞧不上他那副巴結樣兒。

娘 （趕忙）他那點礙了你了，這麼罵人家！

爺 （越說越氣）好好崔老漢的兒不當，要當和尚的兒，自己還想着很『恣』呢，他娘拉個屎，寫賣身契，欺侮莊戶人，這會子又找上咱了。

娘 小點聲音罷，看叫外頭人聽着了。

爺 聽着有什麼？我爺他祖宗十八代，俺當了孫子也不能趕着

和尚叫爹呀！

順 智恆就是爲了上回那當子事，叫爹小號爹不應，差點打起來，記上心了，到處抓咱的空子。

爺 我真怨那一趟沒揍死那個婊子兒的，一個智恆，一個陸村，他倆軋轆比無常鬼還毒，總有一天叫天打五雷轟，把他劈死！

正說到這兒，陸村入。

陸 （假裝沒有聽見）二哥，順子，你們都吃啦。

順 （勉強地）吃了，四叔你呢？

陸 才吃，才吃。（看桌子）好香的糊塗，小米做的，不孬呀，俺可是地瓜乾都吃不上了，到底是二哥家。

娘 那是我叫三妮才把穀子種療的，您不喝一碗？

陸 不了，不了，俺沒那個福氣。（笑）嫂子，咱一家人，還能當個客嗎？

娘 他四叔不見外就中了。

陸 說起來咱都是陸家門的，都好說話，就是我給和尚管個莊，辦個事，也先是照應着二哥家的。『一姓幫一姓』，咱還是『兄弟之情』，胳膊肘兒不能向外彎，是不是？

娘 多虧他四叔照顧着。

陸 那就是了。（悲從中來似地）說起來，這四外幾個莊，姓陸的也不少，可都不像咱一個心眼過日子，（笑）可就跟二哥過的來，二哥這些日子好罷。

爺 （這才說話）窮莊戶人，還過得上什麼好日子？

陸 那裏話，那裏話，二哥還窮嗎？喝小米糊塗，這個年成，不容易呀。俺跟俺家裏的，就只能喝地瓜秧子。

爺 （大聲地 ）俺這是一點穀子種，預備交春種地的，今天燎了一點給順子，俺大夥喝的也是地瓜秧！

陸 二哥你看你說的，連我都不給一句知心話。（言歸正傳）順子，才將在山上我跟你說的，你告訴你爹了？

順 告訴爹了，繳不上也沒法子。

陸 二哥，不是我說的，你也太難了。你看，本來是去年八月繳的，俺給說了好話，挪到今年五月，三斗黍子，連本帶利，就是七斗半麥子；如今又是三個月，一斗麥子是兩斗半高粱，合起來就欠十八斗高粱。現在再不還，俺看你也賠不上這個利，俺也回不了和尚的話，二哥，你捉摸捉摸。

娘 他四叔，您是自家人，您給俺想想辦法。

陸 （長嘆）俺有這個心，就是沒有這個力，不然我還能叫二哥爲難嗎？

爺 目下咱一家五六口子人，連地瓜秧子都吃不上了，十八斗高粱，俺賣了兒也不夠呀！

陸 年成不好，大家一樣；可是上邊老和尚這麼說，做兄弟的也沒法子。（看順子）你們穀子倒還是不少啊！

順 就是一點種子，四叔要，俺給您捎了去。

陸 不用，不用，一把種子也擋不了事。（轉變話題）再說老和尚也不等錢用，也不差這幾斗糧食，和尚庫裏，大米、

白麵、高粱、穄子，都頂着屋笆了，還要還十來斗高粱？
就是——

娘 和尚要俺順子出個工，幹個活的，俺順子不能不去。

陸 那倒不要緊，就是和尚這當子事，俺……俺也說不出口。

娘 （看出他話中有話）他四叔有話只管說，俺家就好比你家，他四叔還有不能說的話？

陸 （以爲有機可乘）咳，二嫂究竟是明白人，還不是管庫的智恆說，三妮這孩子……

爺 （拍桌）我禽他娘！俺閨女餓死也不能跟和尚！

陸 （嚇了一跳）二哥這是……這個，這是算什麼話，這個……

順 你去告訴智恆，叫他別做他娘的夢！

陸 （下台）俺也說不中。實在呢，和尚也是看三妮子常有個小毛小病，說是犯着了七煞星，叫她許個愿拜個師父，他老人家呢，也算結個善緣。

娘 年景好，糧食打的多，俺也不能斷香少油，讓老頭子上山許個愿磕個頭的，他四叔你說對吧？

陸 （敷衍）對，對，二哥，那個租子怎麼說的？

爺 你回師父，現在實在是繳不上，一家人沒吃的沒穿的，眼看就要餓肚子了，現在俺還種着七畝穀子，兩畝穄子，再等十天半月，俺就還的出了。

陸 再等？再等和尚就不答應了。（計上心來）這麼辦罷，二哥，你糧食沒有，折錢也行呀。

順 四叔跟俺打哈哈了，俺那來的錢？財神爺也不上俺這窮門

窮戶來。

爺 一石八高粱，那得出多少錢？

陸 也不一定全繳了，二哥使個人情，結交結交朋友，也能再挪個一季兩季。

娘 他四叔說的是對，就是咱那兒拿的上錢呢？

陸 （笑）那不打緊，（伸出一隻手）這個數就中了。

順 四叔你信也好不信也行，咱爺兒們是一個青錢也拿不出！

陸 （想了一想，慷慨地）要是別人呢，俺就不說了，不過如果二哥要等錢使呢，俺還可以盡一個心，（殷勤地）俺還餘下個四五十塊不等使，二哥要是要的話……

娘 他四叔，您的利是怎麼算？

陸 （不勝驚奇）咱一家人還說這個？嫂子看着給罷，要是手裏難……

娘 他四叔，借錢不能不算利，親兄弟還明算賬哩，他四叔您給個數。

陸 （很隨便）好，俺也不客氣，就算四分罷。

順 （跳起來）四分？

爺 多謝四弟，這個情我算領了，再等十天就割穀子，俺豁着一家餓它一年，也要還清這個賬。

陸 （不悅）二哥那就叫人難說話了。

爺 咱的肉也不能叫人愛割就割。

陸 （勃然）上邊惱了火，可不能怪我。

爺 要打要罰隨和尚的便。

陸（恫嚇地）好，有種，走着瞧！（下）

娘（對爺）瞧你嚷的，嚷出禍來了罷。

爺咱爺們不能受這個氣。

順陸村這一去準沒好事。

爺奶奶個熊，白刀子進紅刀子出，俺算拼上了。

王保上，三妮及春裕隨着。

王二哥。

爺是兄弟？

王陸村才走？

爺叫俺給攆了。

王怪道氣闐闐地，這一去準又是事。

爺他樂意怎麼辦就怎麼辦，俺豁出去了。

王這個龜孫子可不能不防啊。

爺割了穀子還了租，他要抽地就由他抽。

娘你又糊塗了，抽了地咱吃什麼？

順對了，咱吃什麼？

三咱吃什麼？

王拿什麼過日子呀？地是人家的就得聽人家擺佈。

爺兄弟，俺實在忍不下這口氣。

王誰又忍得下這口氣呢？

爺（眼淚直流出來）咱這一輩子就沒撈着好日子過，打小就苦苦地幹活，肚子混不飽，衣裳穿不齊，大臘月裏三九天，雪下得尺來厚，俺還是一條單褲一件破襖呀！俺這是

爲誰？圖的是個什麼？不過混口糊塗喝喝，可是你瞧，到現在連地瓜秧都喝不上啦，俺閨女媳婦餓的像個柴火棍，俺孫孫也是餓得嗷嗷叫。俺這把年紀了，還要和俺兒上山給和尚幹活挨打挨罵，什麼也沒有，就是爲他們送了命也撈不着一口棺材，你說這苦水，叫我怎麼嚥，叫……（他哽咽住了）

王 那都是咱投錯了胎，該苦該受罪，沒生就富貴命；不能像那些和尚天天在山上大吃大喝，抽大煙，嫖女人。二哥，咱是莊戶人，咱是種地的，可是咱自己沒有地，地是和尙的，咱種了和尙的地，就要受和尙的氣。想當年……（感慨萬分）想當年咱也想着出個頭，也想着爭口氣過；小峪子，叩骨莊，大夥兒全合了一條心，就在那個山口頂上，掛起一塊桃紅旗，人人都是紅槍頭，大砍刀，鋼槍土砲，那一派威風呀，真叫大戶嚇破了胆。咱打地主，吃大戶，和尙也跑了，大兵也不敢來了。（嘆一口氣）就可惜叫那個姓楊的狗官帶了隊伍來，足足打了十天，弟兄們死的死了，跑的跑了，還有一夥人，拉着隊伍投奔江西去了，你大兒就喪了命，連尸首都找不到。（悔恨）當年俺要是跟着他們幹，跟着他們走了，現在也不至於……

說到陸大爺的大兒時，所有的人都露出悲憤的神情，尤其是陸大娘，抽咽得更厲害。陸大爺看着她，也揩着眼睛。

娘 俺苦命的好兒。

王 是俺不好，把嫂子惹哭了。（想起）俺倒忘了，裕子，把